第一課　在天晴了的時候　戴望舒

在天晴了的時候，

該到小徑中去走走：

給雨潤過的泥路，

一定是涼爽又溫柔；

炫耀著新綠的小草，

已一下子洗淨了塵垢；

不再膽怯的小白菊，

慢慢的抬起它們的頭，

試試寒，試試暖，

然後一瓣瓣的綻透；

抖去水珠的鳳蝶兒

在木葉間自在閒遊，

把牠的飾彩的智慧書頁

曝著陽光一開一收。

到小徑中去走走吧，

在天晴了的時候：

赤著腳，攜著手，

踏著新泥，涉過溪流。

新陽推開了陰霾了，

溪水在溫風中暈皺，

看山間移動的暗綠——

雲的腳跡——它也在閒遊。

第二課　心情隨筆　宋晶宜

販賣快樂

在舊金山繁華的一條市區小路，兩邊各式咖啡店和餐廳，吸引無數觀光客。我常去那兒逛逛，***尤其***有外來的朋友，我們會隨興點一客速食，就著陽光，享受奇異恩典般的愜意時光。

那條街，有一間小小的糖果店，狹長的店面，***卻***有一個挑高的屋頂。店主是位妙齡女郎，總是閃著她潔白的牙齒，笑對老老小小的客人。

那兒的糖果，色彩繽紛，十分誘人，***如果***顧客舉棋不定，店主***就會***笑吟吟的問上一句：「要不要先試吃一粒？」客人多半驚喜點頭：「唷！可以試兩種嗎？」「當然，三種也沒問題！」賓主皆歡時，她還會貼心提示，黑色巧克力適合老人，那會黏牙的方塊軟糖，是蔓越莓味道，可以送朋友，別家沒有這種新口味。

當聽說我們是開了一小時的車程前來，她開心的對我說：「我可以為你免費包裝。」然後用熟練的巧手選了一條我喜愛的黃色絲帶，把一盒蔓越莓軟糖妝扮上蝴蝶結，美上加美。

這家店每每讓我覺得輕鬆喜悅，***不知是***因為那糖果，***還是***因為那美麗的店主。

「唷！這弟弟要買一盒糖送祖母，太好了！我加送一包棉花糖！」

我望著那高屋頂，滿是彩球，再聽到店主歡樂的接待下一位活蹦亂跳的小客人，那一臉淘氣的小朋友，正用他發亮的眼睛，掃射透明的糖果罐。

我想起遙遠的童年，也總是愛在糖果店裡流連，就像所有的小孩一樣，希望長大以後可以開一家糖果店，真的愛吃糖嗎？倒也不盡然，販賣糖果，就像販賣快樂一樣，把歡喜處處傳遞。

多彩的城市

臺北街上的便利商店，真的是一種生活文化。

許多人的生活，都與它緊密相連，自不在話下。

有天下午，忽然下起雨來，我跑進便利商店買了一把雨傘，非常便宜，六十五元一枝。我選了一枝自己喜愛的黃色雨傘，結帳的時候，店員體貼的說：「要我幫你剪掉包裝和吊牌嗎？」

「是的，謝謝，那我就馬上可用了。」

是雨季來臨了吧！隔了幾天，又下雨了，又是沒有帶傘，生活裡總有這樣的莫非定律：帶傘時不下雨，不帶傘時下雨。

***於是***，我又去便利商店買了一枝白色的傘。就這樣，相同的經驗重複著，到現在為止，我有綠色、藍色、白色、黃色四把同款的便利傘。

臺北的街頭上，很多人打著同款的雨傘，街頭的色彩忽然繽紛起來，對呀！臺北變彩色的了，人們喜歡這樣的輕鬆色彩，便利商店的巧思，販賣了便利，也為人們的生活畫上了美麗。

生活，不就是需要偶爾放輕鬆嗎？男士的西裝***不再是***死氣沉沉的黑與灰，女士的鞋子***不再是***黑或白。***如果***有一天，我們街頭的大樓，***也***都變得招牌精緻、外牆整潔，那就更好了。

第三課　甜蜜如漿烤番薯　張曼娟

小時候回家的路上都要經過一片番薯田，綠油油的番薯葉長得好茂盛，大人說這些葉子是要給豬吃的，我們吃的是埋在地下的番薯。我家裡並不常烹煮番薯，只好在菜市場裡買一包用糖熬煮的竹山蜜番薯，黏黏的，曾經，咬一口就黏下了我已經脫搖的門牙。

最讓人期待的還是天冷以後的烤番薯，賣烤番薯的都是推著車的老人家，穿一身洗得泛白的藍色厚棉衣，搖一節嘩啦嘩啦的竹子，我們一聽見便圍攏過來，一塊錢、兩塊錢就可以買一個肥肥的番薯了。多年之後，我挑了一個肥肥的番薯，老闆慎重其事的磅秤了秤，說：「五十元。」我嚇得半天不敢伸手去接，一塊錢是怎麼變成了五十元的？母親每次聽見我花那麼多錢買一個烤番薯，都替我不值，她說五十元可以買一大袋生番薯。

家裡的番薯多半都是煮稀飯吃的，這還是在「清粥小菜」的情調瀰漫開來之後興起的，母親去吃過一碗「地瓜稀飯」，問出價錢之後，當下就說，她的五十元生番薯可以煮一個月的地瓜稀飯，於是，每次吃地瓜稀飯都覺得是一種賺錢的行為。番薯煮得將化未化，白色米粒也熬出了番薯的甜香味，我喜歡從稀飯裡挑出糯爛的番薯，滿滿咬一口，既不會掉牙又好滿足。

地瓜湯是番薯壯烈成仁後的另一道美味。那一年為了泡溫泉與朋友入山去，山上霧氣濃重，寒意刺骨，一個轉彎，山道旁懸一盞燈，上面寫著「地瓜湯」三個字。我們下車，在絲絲細雨裡鑽進空無一人的小店，爐灶上煮著地瓜湯，湯鍋旁豎著牌子：「十五元，請自取。」我們一人一碗加了薑的地瓜湯，吃得臉頰潮紅，整個身子都暖起來。老闆始終沒出現，我們付了錢繼續上路。泡完湯回程時霧開了，一路下山都沒看見那個小店，後來再去也沒遇見。我和朋友常常提起這件事，笑說我們闖進了聊齋，吃了蒲松齡的番薯。

今年，我在春日的最後一道冷空氣裡下車，停在一間幽暗的小店門口，對著一整排垂掛如魚的番薯，扯開嗓子喊：「老闆！要買烤番薯呵。」老闆娘從暗處走出來，戴上棉手套，她問：「要幾個？」我喋喋不休的說著，不要紅的，要黃色的呵，我要烤得很軟很軟，有蜜油流出來的那一種。老闆娘會心一笑，戴著手套的手探進甕窯，熱騰騰的番薯在她掌上滾來滾去，像剛剛捕捉住的黃色小老鼠。我捧著烤番薯，香味撲鼻，那是我最迷戀的甜蜜如漿的滋味。

第四課　珍珠鳥　馮驥才

朋友送我一對珍珠鳥。我把牠們養在一個用竹條編成的簡易籠子裡。籠內有一束乾草，那是小鳥舒適而溫暖的巢。

有人說，這是一種怕人的鳥。

我把籠子掛在窗前，那兒還有一盆異常茂盛的法國吊蘭。我便用吊蘭長長的、生著小綠葉的串串藤蔓覆蓋在鳥籠上，小鳥就像躲進幽深的叢林一樣安全，從中傳出笛兒般又細又亮的叫聲，也就格外輕鬆自在了。

陽光從窗外射入，透過吊蘭，那無數指甲狀的小葉，一半成了黑影，一半被照透，如同碧玉，斑斑駁駁。小鳥的影子就在這中間隱約閃動，***雖然***看不清楚，有時連籠子也看不出，***但***牠們可愛的鮮紅小嘴兒卻從綠葉中不時的伸出來。

我很少掀開葉蔓驚動牠們，牠們便漸漸敢伸出小腦袋瞅瞅我。我們就這樣一點一點熟悉了。

三個月後，那一團愈發繁茂的藤蔓裡，發出一種尖細而嬌嫩的鳴叫。我猜，是牠們有了雛兒。我沒有掀開葉片往裡看，連添食加水時也不睜大好奇的眼睛直視牠們。不久，忽然有一小腦袋從葉間探出來，雛兒！正是這個小傢伙。

牠小，就能輕易的由籠子的縫隙鑽出身。瞧，多麼像牠的母親：紅嘴紅腳，灰藍色的毛，***只是***還沒有生出珍珠似的圓圓白點，牠好肥，整個身子好像一個蓬鬆的球兒。

***起先***，這小傢伙只在籠子四周活動，***隨後***就在屋裡飛來飛去，***一會兒***落在櫃頂上，***一會兒***神氣十足的站在書架上，啄著書背上那些大文豪的名字；***一會兒***把燈繩撞得來回搖動，又趕忙逃到畫框上去。***只要***大鳥在籠子裡生氣的叫一聲，牠***立即***飛回籠裡去。

我不去理會牠，這樣久了，***即使***打開窗子，牠最多只在窗框上站一會兒，絕不飛出去。

漸漸的，牠膽子大了，就飛到我的書桌上。

這小傢伙***先***是離我較遠，見我不去傷害牠，便一點一點挨近，***然後***蹦到我的杯子上，俯下頭來喝茶，***再***偏過臉瞧瞧我的反應。我只是微微一笑，依舊寫東西，牠就放開膽子跳到稿紙上，繞著我的筆尖蹦來蹦去；跳動的小紅爪子在紙上發出細微的ㄘㄚ ㄘㄚ聲響。

我不動聲色的繼續寫，默默享受著這小傢伙親近的情意。這樣，牠完全放心了，索性用那小紅嘴，「ㄉㄚ ㄉㄚ」啄著我顫動的筆尖。我用手撫摸一撫牠細膩的絨毛，牠也不怕，***反而***友好的啄兩下我的手指。白天，牠這樣淘氣的陪伴我；天色入暮，牠就在父母的再三呼喚聲中，飛向籠子，扭動滾圓的身子，擠開那些綠葉鑽進去。

有一天，我伏案寫作時，牠居然落到我的肩上。我手中的筆不覺停了，生怕嚇跑牠。待一會兒，扭頭一看，這小傢伙竟趴在我的肩頭上睡著了，銀灰色的眼皮蓋住了眸子，小紅腳剛好給胸脯上長長的絨毛蓋住。我輕輕抬一抬肩，牠沒醒，睡得好熟！還咂咂嘴，難道在做夢？

我筆尖一動，流瀉下一時的感受：信賴，往往能創造出美好的境界。

第五課　客至　杜甫

舍①南舍北皆春水，但見②群鷗日日來。 花徑③不曾緣④客掃，蓬門⑤今始為君開。

盤飧⑥市遠⑦無兼味⑧，樽酒⑨家貧只舊醅⑩。 肯⑪與鄰翁相對飲，隔籬呼取⑫盡餘杯⑬。

注釋；

①舍：房屋。指杜甫在成都 浣花溪畔的草堂。

②但見：只見。

③花徑：兩旁長滿花草的小路。

④緣：因為、由於。

⑤蓬門：用蓬草編成的門戶，形容房屋簡陋。

⑥盤飧：盤中的菜餚。

⑦市遠：距離城鎮太遠。

⑧兼味：兩種以上的食物。「無兼味」指菜色少。

⑨樽酒：酒器中的酒。

⑩舊醅：沒過濾的老酒。

⑪肯：能。為「是否」之意。

⑫呼取：叫，呼喚。取，助詞，接在動詞後面，表示動作的進行。

⑬盡餘杯：把酒喝光。

語譯：春天來臨，我家的南面、北面都被潺潺溪水環繞，每天只見成群的水鳥不斷飛來。兩旁長滿花草的小路，從來沒有***因為***客人到訪而打掃乾淨；這扇蓬草編成的小門，今天***卻***特別為你的到來而敞開。

家裡距離城鎮太遠，買不到更多的食材，***因此***菜餚不豐盛；又***因***家中貧窮，未釀酒新酒，***只好***拿沒有過濾的老酒招待你。***如果***你願意與隔壁的老翁共飲，我***可以***隔著籬笆呼喚，請他過來和我們一起喝完這幾杯。

賞析：首句描寫詩人屋外的美景，並由「春水」引出第二句的「鷗來」。春水圍繞的環境***雖然***清幽，***但***日日只有水鳥相伴的生活，不免有些冷清。緊接著訪客到來，一掃前句的孤寂之感。「花徑不曾緣客掃，蓬門今始為君開」為杜甫的名句。古人常以「掃徑」迎客，表示對客人的重視。「蓬門」一句點出「君」是最特別的客人，***由於***「君」的來訪，詩人開門相迎，使得簡陋的房舍蓬蓽生輝；全詩的情節鋪陳圍繞著這句展開，可謂全詩的核心。

第五、六句寫待客之道。「市遠」呼應首句的住家環境，***因為***地處偏僻，無法準備豐富的菜餚，加上「家貧」只有老酒可招待，***但***詩人仍盡其所能，熱情款待。最後兩句跳脫主人與客人的對飲，提出邀請鄰翁共飲，為這場宴會增添不少熱鬧氣氛。

整首詩從鷗鳥相伴的「無客」景色開場，銜接主人「迎客」的心情，***再***以家常菜和老酒盛情的「待客」，***最後***隔著籬笆呼喊鄰翁相伴，以「陪客」為結尾。字裡行間流露著真情，詩人純樸的個性不言而喻。

第六課　紀念照　向田邦子

近來拍攝紀念照時，大家都會勾肩搭背，做出自然的表情，但在從前***如果***露出笑容是會被嚴厲斥責的。

我手邊就有一張小學五年級時，在鹿兒島 平之町的家門口拍的紀念照，全家七人神情嚴肅的一字排開。

還記得拍照師傅要來的前一天，我們小孩子就被帶去理髮。我當天一大早便起床了。其實也沒有必要早起，***只是因為***過於興奮睡不著。我一遍又一遍的將排好在玄關前的鞋子擦了又擦，動不動就跑去摸摸母親前一晚為我們準備好的外出服而興奮不已。兩、三天前，我的鼻頭長了顆青春痘，***即使***拍照的日子已近，卻沒有好轉的跡象，我不時擔心的用手去抓，***反而***讓它更加紅腫。父親見我***又是***用冷水敷、***又是***愁眉苦臉的照鏡子，責罵我：「又不是要拍你的鼻子。」

母親趕緊央求父親：「拜託今天請不要發脾氣，你***一***生氣***就***會影響到孩子們的表情。」

「我什麼時候生氣了，你在胡說些什麼！」父親已經是怒火衝天了。

五歲的妹妹興奮的跑來跑去，***結果***從玄關前的石階上跌下來，擦傷了膝蓋而哇哇哭叫。

「我會瞞著你父親，請照相師傅將你鼻子上的青春痘修掉。」

我正因母親的安慰而鬆了口氣時，照相師傅剛好帶著助手上門了。

鹿兒島***即使***冬天***也***很暖和，***因此***我們決定到庭院拍照。***先是***從客廳搬出兩張椅子讓父親和祖母坐著，***然後***排定父親的旁邊是弟弟，祖母的身邊站著我和妹妹，母親則是抱著小妹站在後面，完成照片的構圖後，我已經覺得整個場景十分好笑。

首先，又不是過新年，好端端的一個大人，居然頭上蓋著外紅裡黑的布，鼻尖冒著汗珠的鑽進鑽出。這已經很好笑了，而他還高舉著一個好像煎蛋用的銀色東西。一想到待會兒裡面會「ㄆㄥ」的一響，冒出白色煙霧，我就因強忍著笑意而渾身顫抖。

父親穿著印有家徽圖案的傳統褲裝，一臉嚴肅的整理鼻下的鬍子。祖母從袖口取出草紙大聲的擤鼻涕。

不知道是否以前的人都如此，***還是***只有我們家的人這麼做──擤過一次鼻涕的草紙絕對不會丟掉，***而是***收回衣袖裡，等風乾之後再度拿出來摺疊使用。

一向愛笑的弟弟終於忍不住大笑了。

「男孩子不可以亂笑！」父親才罵完，鎂光燈便閃了，我們家的混亂景象也終於告一段落。

***然而***如今再看這張泛黃的相片，卻發現照片中，穿著金色扣子制服和黑色長靴的弟弟，握緊了小拳頭，強忍著渾身的笑意。更仔細的端詳，似乎從七個家人的身後，可以看見原本不是拍攝背景的櫻島影像。因為我好像聞到了茂密生長在後山上，颳大風的日子會被吹落，敲打我們家遮雨板的橘子和枇杷香。

第七課　戲術　蒲松齡

有桶戲者，桶可容升①；無底，中空，亦如俗戲②。戲人以二席③置④街上，持一升入桶中；旋出⑤，即有白米滿升，傾注⑥席上；又取又傾，頃刻⑦兩席皆滿。然後一一量入，畢⑧而舉之⑨，猶⑩空桶。奇在多也⑪！

注釋：

①可容升：能裝進一個升。升，方形的量米工具。

②亦如俗戲：就像民間的戲法。亦，助詞，無義。

③席：用草莖、竹片等編成的墊子。同「蓆」。

④置：擺放。

⑤旋出：很快拿出。

⑥傾注：全部倒出來。

⑦頃刻：極短時間。

⑧畢：結束。

⑨舉之：高舉桶子。之，代詞，指桶子。

⑩猶：依然。

⑪也：助詞。表示感嘆的語氣。

語譯：

有一個表演桶子戲法的人，他的桶子能裝進一個量米工具；這桶子沒有底，中間是空的，就像民間戲法用的桶子一般。表演者先把兩張席子放在街上，拿一個量米工具放進桶內，很快拿出來，就有滿滿的白米，再把白米倒在席子上；重複的取米、倒米，一下子兩張席子就堆滿了白米。***接著***，他把米一一量入桶內，結束之後，高舉桶子，依然是原本的空桶。在無底的桶中，變出那麼多白米，真是奇妙哇！

賞析：

這是一場魔術紀實。魔術妙趣固然令人喝采，但人物、道具、場地、過程與心得，鉅細靡遺，作者僅以不到百字的篇幅呈現表演歷程，教人嘖嘖稱奇。

首先，「有桶戲者」點明主角登場；「桶可容升、無底、中空」則陳述道具的大小、式樣。接著，好戲在街上開鑼：「旋出、即有」***既***描繪白米瞬間出現的神奇，***亦***展現魔術手法的俐落；而「頃刻兩席皆滿」，***除了***點出「又取又傾」的快速流暢，「滿」字***更***加強驚奇效果，並與「猶空桶」的「空」字形成強烈對比。最後，作者以「奇在多也」讚嘆演出；所用的桶子***雖***與一般桶戲相同，***但***「多」才顯出這場戲法的與眾不同。

全文節奏緊湊、情節變幻莫測。作者將魔術過程描繪得活靈活現，讓人屏氣凝神、目不轉睛。

閱讀列車一　黃蓉智退霍都　金庸

前言：

南宋 理宗年間，蒙古元帥忽必烈及金輪國師率領軍隊攻打南宋。南宋俠士郭靖與妻子黃蓉，協助軍民防守軍事重鎮襄陽城，共同抵抗蒙古入侵。

隨著兩國攻防戰漸趨白熱化，為了爭取戰功，郭靖的弟子武氏兄弟冒險到蒙古軍營行刺忽必烈，不慎失手被擒。郭靖與姪兒楊過前往營救他們，郭靖身受重傷。

此時，金輪國師見機不可失，遂修戰書一封，派弟子霍都送戰書予黃蓉，言及第二日將率軍攻城。本文即敘述霍都送信至襄陽城時，黃蓉用計智退霍都的情節。

　　黃蓉站起身來，正要走出房門，突聽屋頂上喀的一聲輕響，臉色微變，左掌一揮滅了燭火。

　　屋頂上有人哈哈一笑，朗聲道：「小可前來下書，難道南朝禮節是暗中接見賓客嗎？***倘若***有何見不得人之事，小可少待再來如何？」聽口音卻是霍都。黃蓉道：「南朝禮節，因人而施，於光天化日之時，接待光明正大之貴客；於燭滅星沉之夜，會晤鬼鬼祟祟之惡客。」霍都登時語塞，輕輕躍下庭中，說道：「書信一通，送呈郭靖 郭大俠。」黃蓉打開房門，說道：「請進來罷。」

　　霍都見房內黑沉沉的，不敢舉步便進，站在房門外道：「書信在此，便請取去。」黃蓉道：「自稱賓客，何不進屋？」霍都冷笑道：「君子不處危地，須防暗箭傷人。」黃蓉道：「世間豈有君子而以小人之心度人？」霍都臉上一熱，心想這黃幫主口齒好生厲害，與她舌戰定難占上風，***不如***藏拙，一言不發，雙目凝視房門，雙手遞出書信。

　　黃蓉揮出竹棒，倏的點向他的面門。霍都嚇了一跳，忙向後躍開數尺，但覺手中已空，那通書信不知去向。原來黃蓉將棒端在信上一搭，乘他後躍之時，已使黏勁將信黏了過來。她分娩在即，肚腹隆起，不願再見外客，是以始終不與敵人朝相。霍都一驚之下，大為氣餒，入城的一番銳氣登時消折了八九分，大聲道：「信已送到，明晚再見罷！」黃蓉心想：「這襄陽城由得你直進直出，豈非輕視我城中無人？」順手拿起桌上茶壺，向外一抖，一壺新泡的熱茶自壺嘴中如一條線般射了出去。

　　霍都早自全神戒備，只怕房中發出暗器，但這茶水射出去時無聲無息，不似一般暗器先有風聲，待得警覺，頸中、胸口、右手都已濺到茶水，只覺熱辣辣的燙人，一驚之下「啊喲」一聲叫，忙向旁閃避。黃蓉站在門邊，乘他立足未定，竹棒伸出，施展打狗棒法的「絆」字訣，騰的一下，將他絆了一跤。霍都縱身上躍，但那「絆」字棒法乃一棒快似一棒，第一棒***若能***避過，立時躲開，***方能***設法擋架第二棒；現下一棒即遭絆倒，爬起身來想要擋過第二棒，卻談何容易？腳下猶如陷入了泥沼，又似纏在無數藤枝之中，一跤摔倒，爬起來又一跤摔倒。

　　這時武氏兄弟已聞聲趕至。黃蓉喝道：「將這小賊擒下了！」

　　霍都情急智生，知道只要縱身站起，定是接著又給絆倒，「啊喲」一聲大叫，假裝摔得甚重，躺在地下不再爬起。武氏兄弟雙雙撲下，去按他身子。霍都的鐵骨摺扇忽的伸出，噠噠兩下，已點了兩人腿上穴道，將二人身子同時推出，擋住黃蓉竹棒，飛身躍起，上了牆頭，雙手一拱，叫道：「黃幫主，好厲害的棒法，好膿包的徒弟！」

　　黃蓉笑道：「你身上既中毒水，旁人豈能再伸手碰你？」霍都一聽，只嚇得心膽俱裂：「這毒水燙人肌膚，又帶著一股茶葉之氣，不知是何等厲害古怪的藥物？」黃蓉猜度他的心意，說道：「你中了劇毒，***可是***連毒水的名兒也不知道，死得不明不白，諒來難以瞑目。好罷，說給你聽那也不妨，這毒水叫作子午見骨茶。」霍都喃喃的道：「子午見骨茶？」黃蓉道：「不錯，只要肌膚上中了一滴，全身潰爛見骨，子不過午，午不過子，你還有六個時辰可活，快快回去罷。」

　　霍都素知丐幫 黃幫主武功既強、智謀計策更是人所難測，她父親黃藥師所學淵博之極，名字中有個「藥」字，***何況***再加一個「師」字，自是精於藥理，以她聰明才智與家傳之學，調製這子午見骨藥茶自是易如反掌，一時呆在牆頭，***不知該當***回去挨命，***還是***低頭求她賜予解藥。

　　黃蓉知道霍都實非蠢人，毒水之說只能愚他一時，時刻長了必被瞧出破綻，說道：「我與你本來無冤無仇，你若非言語無禮，也不致枉自送了性命。」霍都聽出一線生機，當下再也顧不得什麼身分骨氣，躍下牆頭，一躬到地，說道：「小人無禮，求黃幫主恕罪。」黃蓉隱身門後，手指輕彈，彈出一顆九花玉露丸，霍都伸手接過這救命的仙丹，哪敢怠慢，急忙送入口中，只覺一股清香直透入丹田，全身說不出的舒服受用，又是一躬，說道：「謝黃幫主賜藥！」這時他氣燄全消，緩緩倒退，直至牆邊，這才翻牆而出，急速出城去了。